

雷溪集

雜著

日本昔話 桃太郎傳 角考
瓢箪話
狸話
三女文天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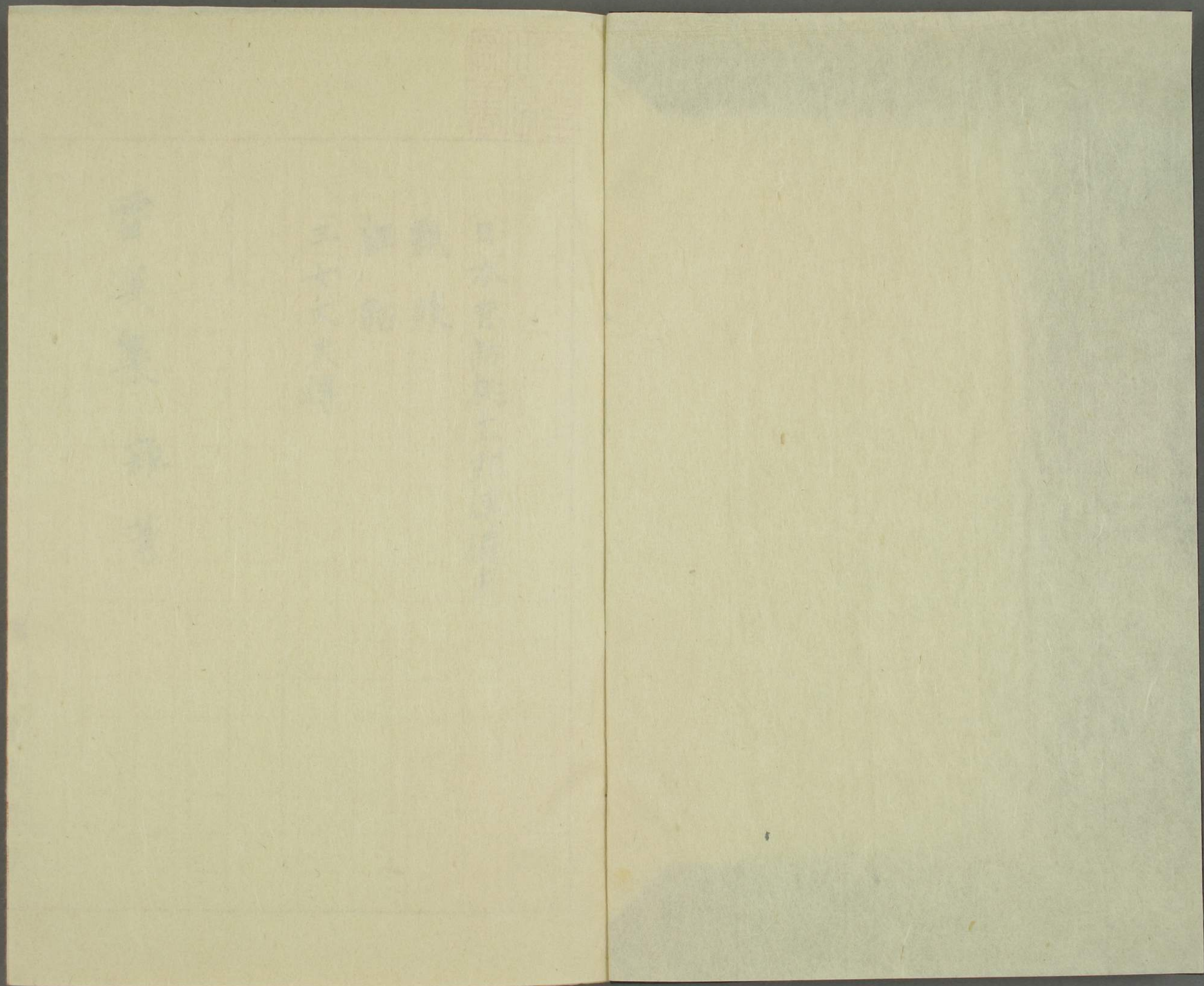
特別

~ 16

3369

6







日本昔話桃太郎傳備考

瓢談

狸話

三女丈夫傳

雷溪集

雜著

日本昔話桃太郎傳備考

西

弋撰

總說

此傳所謂昔話之一、我邦古來說椎子之話也、
 以淺近簡易之語、敘壯絕快絕之事、而道義
 為之根柢矣、故能入幼蒙之聽、而令其悅、
 使其不知手舞足蹈之極、勃然發勇往果敢之
 氣、油然生忠孝慈仁之念、非倭魂漢才明於
 道而老於文者、其孰能為之哉、傳云、菅相
 公之所作、或然、
 此傳用語極切實妥當、是亦不可不知也、蓋



其翁云媪云者、稚子之所能親也、山川云者、稚子之所能知也、桃子云、杰圍云者、稚子之所能嗜也、狗云稚云猿云者、稚子之所能愛也、而桃太郎實資之以興、反之、稚子之尤難測者鬼也、所畏者、亦鬼也、所惡者、亦鬼也、鬼遠栖于海島、海島者、稚子之未嘗見處、亦實不測之境也、而桃太郎興仁義師、一舉剿之、以終不世功伐、亦何等快事、稚子聞之、不知手足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能自己也、

此傳、孩提猶能解、其淺近簡易、固不俟論也、然反覆思索、細玩其辭、經營輪困、斡旋縱橫、義理微密寓意精深、已隱然可見、是衣錦尚絀之手段、所以為老手之作也歟、而世多不知之、徒與猿蟹合戰、勝勝山、笑花翁諸話同一視、豈不惜哉、是余之所以有備考之作也、
此傳、蓋以三綱君臣媿夫婦結搆、依說卦夫婦臣臣而序列之、一綱一節、各敘其道、而聯接無痕、首尾貫通、一歸之於桃太郎之功業、以

西昌澤庵書
著其効焉、讀者先知此大旨、雖輪困縱橫微
密精深、所觸者、便迎又自解矣、

本傳

傳曰、昔有翁媪、

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
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故今特以翁媪
敘夫婦道以說桃太郎之生也、

翁、日往樵于山、媪常留澣于川、

山者、巽然居高而臨卑、川者、淑然就卑而
受高、蓋人之有男女、剛柔各順性命之理、

崇卑各居天分之正、是所以翁之從山、媪之
從川也、荀卿氏曰、巽巽大易之咸三三見夫
婦、咸則澤山之重卦、澤之與川類也、作者
蓋取乎此、然而翁之往樵焉者、何也、言男
之當健而從事於外也、媪之留澣焉者何也、
言女之當順而守職於內也、且其樵所以炊食、
澣所以治衣、而翁媪日常躬親之者、言人生
所需、莫先乎衣食、足衣食之術、莫大乎勤
儉也、下句又有媪不敢獨食桃、藏以待翁歸
之事、是言其相親相愛之美也、如是男女之

德完矣。夫婦之道備矣。居家之要盡矣。川有桃子，從流而來，碩而鮮。媪悅取之，然不敢獨食，藏以待翁之歸。

6
川之源，發於山，故桃子之來，出于翁所在之山，而漂于媪所在之川也。是亦所謂山澤通氣之象，即夫婦有子之託言耳。桃子，胎也。媪悅取之，受胎也。其碩而鮮，言胎兒之非凡種也。詩云：大暉離大乃及王季，文也王維德之行，大任任王季妃有身，生此文王，今翁媪維之行，其兒非凡，亦生有自來。蓋夫婦

者，人倫之原始，邦家之儀刑，其道正而後英兒斯得，先業以宏，後嗣以昌，慶孰有大於此哉，故言之以終此節之義。

右第一節

翁歸乃將與食之，桃子自裂，一兒躍出。

喻合媿男兒也。序卦曰：有夫婦，然後有父

子，既說夫婦，將敘父子道，而說桃太郎之

興起也。

骨相異畢常，四肢雄健，力能扛浴盤，翁媪大喜，

命名曰桃太郎。

易象 乾三三為父、又為老人、即翁也 坤
 三三為母、又為老婦、即媪也、乾交坤、先
 居其初爻者為震三三震之為德、振動奮發、
 能伸長萬物、故於象、為雷、為龍、為春、
 為長男、桃太郎之名、作者正取乎此也、蓋
 春氣之旺、莫若桃花時節也、太郎即長男之
 謂也、而自其生產躍出之狀、骨相軀幹膂力
 之偉、以至他日雷興龍飛、破滅夜叉、蘇息
 蒼生之事、悉莫非震象者、所以寓男子之德
 也、

又案、史記嶺南記註、裴駟引海外經云、東
 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
 三千里、東北有門、名曰鬼門、萬鬼所聚也、
 天帝帝使神人守之、一名鬱壘、主閱領萬鬼、
 若害人之鬼、以韋索縛之、射以桃瓠、投虎
 食也、又小字桃荊被不祥之事桃帶是帶蓋既散見於
 檀弓及左氏之書、蓋桃之可驅鬼除災、其說
 舊矣、然則桃太郎三字、不唯含蓄其志氣狀
 貌功業之偉、又能收桃子漂流之前文、更為
 後日伐鬼之伏案也、用語之精、行文之妙至

矣。

鞠育撫養，莫所不到。桃太郎已長，亦能事翁媪。造次無違。

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克孝克慈，父子乃有親焉。

有大志，常思所以立功業者，會有妖鬼，據海島，嘯聚其徒，屢出為害，民不聊生。桃太郎聞之，慨然見翁媪，請往伐之。見聽。

男子之氣象，丈夫之心事，當若此矣。若此而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

終之。

賜以泰團，其所牛作也。

泰團之為義，假託頗廣矣。此節，賜以泰團云者，喻父已老，子方長，則授以家秩，所謂主器莫如長子者是也。蓋親子之際，莫重於承繼，宗社之禍福係焉。聖人嚴之者，良有以也。而後世不慎，大而國亂焉，小而家破焉者，比比皆然。故言之以終此節之義。

右第二節

太郎乃齋泰團，拜辭而發，途遇狗。

序封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既說父子、將敘君臣道、以說桃太郎之功業也、
 狗問、且何適、曰、伐鬼島、曰所齋者維何、
 曰齋之團子、名曰日本一、天下美味也、
 齋者、宗廟之粢盛、五穀之長也、而國音與君通、君者、國之元首也、古語曰、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况我朝皇統一系、寶祚之隆無窮、天位之崇不可踰矣、故曰日本一、一者唯一無比之謂也、作者敘君臣、先寓天朝尊嚴、用意周到、一言不苟如是、

西書漢書

又按、天朝尊嚴如是、而征伐其大權也、今雖妖鬼之罪不容誅、桃太郎以私討之、僭踰之罪、亦決非輕也、故曰齋齋團、亦奉王命之譬喻耳、君臣大義實寓焉、昔者孔子御坐猶言侍坐也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命命食也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王肅曰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謂粢盛、最貴者也、果藪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

西書漢書

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
長、雪果蕪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
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事見於家語
初子路并韓非子、
說外儲讀者苟知之、作者之微
旨、自分明焉、

夫祭團者、君祿也、君位也、君之克保之者、
必有道矣、故亦於祭團見之焉、祭團之為製
作、先取其黍、箕歛之、磨礱之、節精之、
甑蒸之、白搗之、手搏之、君之於國家、亦
能明政理、能信法令、能隆之教、能張武備、

能厚恩德、能慎刑辟、以經編、以統御、以
教化、以懷柔、以勸懲、果能此道矣、則四
海協和、兆民緝睦、豐滿富厚之象、亦如黍
團之成耳、黍團成能飽人、是謂美、君道成
能安民、是謂仁、

狗曰、君有美譽焉、臣敢弗從、願得賜一黍團
之榮、桃方郎曰、諾、乃取而與之、狗喜從焉
是亦言長人者不當無此氣象態度也、不如此
奚足能致天下奇傑、立曠世偉業哉、所以漢
高帝以木強之人、卒興、楚項王以蓋世之雄

忽亡者、洵不出於此間也。是謂尚賢之道、使能之術、

又接、仲尼所謂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三義亦悉備焉。

已而遇雉、又遇猿、所其言、皆如狗、亦皆許之、

狗、雉、猿、皆卑屬、臣之謂也。狗在閭、故先到、雉在野、故次到、猿在山、故後到也。蓋言奇偉瑰傑之士、在閭巷山林之間者、聞其義舉、接武繼踵、爭來從之也。狗則剛

毅敦朴、所謂近仁者、猿則敏慧捷疾、所謂近智者、雉則耿介、其鬪也、必期於死、所謂近勇者、仲尼曰、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或曰、雉取諸文、狗取諸武、猿取諸有謀也、亦通、且三者之於技能、亦各有所長、狗也、能守、能走、能衝、雉也、能伏、能飛、能搏、猿也、能攀、能躍、能投、今用之於戰鬪、深塹高壘、曠塗絕險、無施而不可矣。要之、皆人臣之英也、人君之寶也、此徒同心戮力、為股為肱、為爪為牙、

以服事桃太郎、桃太郎亦亦率此徒、奉天子
各所以忠於其主也、

乃整其旅、邁伐鬼島、旌旗蔽空、鼓鉦震海、
鬼族遽出拒大敗、我師颯擊、直擣其巢窟、大
鬼投首、小鬼悉降、僉曰、所再出害人者、有
如日、莫弗崩角折牙、膝行乞哀也、桃太郎乃
收鬼之所嘗掠寶貨子女、振旅凱旋、告成功於
翁媪、重賚茶團於稚狗猿、散寶貨、還子女、
於是、名聲烜赫、家門富樂、而天下之災妖、
亦自是銷息、家給人足、億兆鼓腹、

上下一致、君臣相得之效如此矣、故言之以
終此節之義、

右第三節

若通全篇而言之、自山川及海島、自一家至
天下、自男女、達兆民、自夫婦、成君臣、
自採樵漸衣、終家給人足、理之存、道之行、
顯微表裏、小大貫通、其効之著明如是云、

附說

中鷹子曰、桃太郎氏之三臣、功成名遂之後、
傳不復言去就、蓋各得其所矣、唯世往往有狡

鬼死而已亦烹之走狗、有不恤衣冠之跡猴、
 有豎鼎耳而吻之飛雉、一以見哀、一以見嗤、
 一以見為不祥、前日之功名、亦隨而泯焉、要
 之、皆坐忘其生本出于閭巷山林之間、徒恣圖
 之貪耳、此事雖不必關於本傳、吁其可以有所
 感也夫、

瓢談利

是歲庚戌之春、村津君寬自清還、途過錦州、
 購一畫軸、携歸貽余、畫為仙翁從瓢口闕其中
 之狀、蓋觀所謂壺中天地者也、余也妄瓢、不
 讓東湖子、且屢從歡伯、為壺中遊、頗審其趣
 者、今得此畫、寔得無欣然所述焉、畫軸之下
 援筆著文、名曰瓢談、古之聖賢、其作畫也、
 多出乎困危之際、此著則成於歡喜之餘、所以
 為瓢談也歟、瓢談凡一十二篇、二千有餘言、
 若有善讀之者、或其足當一瓢酒價邪、但至其

天地之趣、則神仙有禁、不許漫傳人間、故不及焉、

雷溪山人識

瓢談

瓢

瓢本器名、去瓢能之瓢十五而所製、以為瓢之一種

者、蓋在後世也、論語所謂一瓢飲、指其器也

吾豈瓢化也哉、指其實也、莊子云、魏王貽惠

子大瓢種、惠子樹之成、剖以為瓢、亦可以見

其然也、

瓢之為器、可以為酒尊、可以代瓶汲泉、可以

代杓酌漿、邦訓ヒサゴ比佐古、亦提ヒサゴ子之意云、古人

又為濟涉具、以防溺、所謂ウキカク要舟也、要要是也、

西州雷溪山人藏書

瓢簞

朗詠集中有瓢簞犀空之句、本於魯論而然、世俗誤以為一物、遂呼瓢以瓢簞、

胡盧、壺盧

支那之俗、呼瓢以胡盧、

俗作葫蘆者非也

宋胡借壺字

音、正韻、胡洪孤切、壺亦然、而瓠字、正韻

音胡、唐韻音壺、故三字往之通用、詩豳風曰、

八月斲壺、七音壺音胡、瓠也、正字通云、瓠一名

壺盧、俗作瓠瓠、壺、酒器、盧、飯器、瓠各

象其形、又可為酒飯器、因以為名、然則胡盧

亦本酒飯器、而兩物、我瓢簞亦酒飯器而兩物

彼我今均為一物之名、其物則同、且揚子方言

云、蟻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簞、或謂之櫬

或謂之瓢、然則亦有已以瓢簞為一物之地、可

謂奇矣、

胡盧、又為笑貌、孔叢子云、衛君胡盧大笑、

括志是也、

又作盧胡、漢書云、掩口盧胡而笑、傳應劭是也、

夫胡盧之吐酒、為欲忍笑而不能忍之聲、安知

非漢代之俗、借以為狀失笑之語邪、姑記以待

博雅君子

各虫

蟲字亦往有瓜匏也。瓢也之解。如東方朔傳、以蟲測海是也。故或作蠶蠶、蠶蠶、蠶蠶等。然則瓢蟲可相通乎。曰、非也。楊升菴丹鉛錄曰、今閩之地、以鱉魚殼為瓢。江淮間、或用螺之大者為瓢。是以虫殼代瓜匏用也。故蠶字取義兼之。然則呼蟲以為瓢可也。呼瓢以蟲不可也。案鱉魚、我邦謂之塊蟹。漁人用其殼去舟中之水。

匏瓠

匏瓠同類而異種。故古來有通用者、有分用者、然已異種、豈其無別也哉。匏又作匏、其从包者、取可包藏物也。圓大而扁形無柄、邦訓為不フク邊ヤ。蓋脹フク瓮レバ之義云。國語叔向云、匏苦不材於人、供濟而已。言唯為要舟也今我邦人用以為瓮斗、以其肉製乾瓢。釋名曰、皮匏以為脯、蓄積以待冬月。時用之、故曰瓠。蓄、即我乾瓢也。謂之不材可乎哉。匏之有短柄而大腹者曰壺、壺之細腰者曰壺盧。

其長五六寸者、我邦謂之百成、ヒルヤク其二三寸者、謂之十成、セシナリ解頤新語之所謂蒲盧、本草綱目之所謂藥壺是也、可以盛醫藥及椒果、久而不失味、

瓠、長圓首尾如一、形似越瓜、長者至三四尺、故我邦曰長瓠、ナカフク夏時有白花、夕間朝萎、故有夕顏之名、ユウガン對朝顏アサカハ牽牛也、又可以製乾瓢、瓠之有腹、長柄者曰懸瓠、邦俗曰鶴首、可代木杓者是也、邦人間掛壁以插花、

瓠瓠之用、既言之矣、其餘為笙、可以奏樂、

西州雜記
雷澤藏書

膚瓠可以養豕、犀辨可以燒燭、此本草所載、

瓠瓜心與犀相包連、白虛如絮有汁者也、犀辨瓠中為瓠鱗、三角而藏種子者、詩傳風云、齒如瓠犀、犀鱗通與是也、

瓠瓠之類、下種為春分前後、移栽其苗、為立夏前後、六七月之交、開花結實、有早晚兩種、瓠以縱線隱、可見、兩臍小者、為堅緻、

瓠瓠甘苦之論、諸書紛然不決、或為在種類、或為在其時、不如問之於老圃也、

蒲盧

西州雜記
雷澤藏書

中庸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
 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
 政在人、鄭康成引爾雅以蒲盧為スカル螺贏、解之曰、
 詩云、螟蛉有子、アラヒ螺贏負之、アラヒ螟蛉、桑蟲也、
 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己子、
 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此說雖可以
 解人之於政、與地道敏樹、竟無干涉、且上句
 已以樹喻政、下句更以蟲喻之、孔子決不為此煩
 雜支離之言矣、故朱子取沈存中之說以蒲盧為

カハア蒲葦、蒲葦蓋長成尤速者、與地道敏樹相視、
 然於人之於政之意、則却為邈焉、僅塞注解之
 責而已、孔子決不為此無味無趣之言矣、案、
 左昭三餘偶筆、舉蒲盧之五義、其一引解頤新
 語而為瓢、解頤新語云、瓢細腰者、曰蒲盧、
 蜂細腰者、一曰蒲盧、蓋以其形狀相似而動植
 同名者、東西不為少哉、邦俗古呼河豚為カ脹カ、
 以其腹便便與瓢相類也、愚因謂中庸之蒲盧、
 當作瓢之解也耳、蓋蒲盧、細腰瓢之最小而結
 實最繁、形狀亦頗奇、我俗呼曰カ成者是也、

西書藏書

以承知道敏樹、頗有妙趣、且夫蒲盧之為樹、
蔓生、故裁者、結架以扶之、之中藉藉而養之、否
則其實委地而腐蝕、不成器也、故夫政也者蒲
盧也、一句、不獨承地道敏樹、接其人之存亡、
關於政之攀息之來路、更開故為政在人、之去路、
尤為緊切、味亦無窮也、

以瓢捉鯁鯁俗作

俚言曰、以瓢捉鯁、世之所解、言以圓滑之瓢
捉黏滑之鯁至難也、蓋如以仁弱之主而馭驕奴、
以溫柔之、父而誨蕩子者即此類、而豐關白之

說、則大異焉、余之少時、有賣藍翁、自伊達
來、宿西隣染戶、善談故事、其言曰、豐公嘗
曰、待如鯁之輩、則當用瓢罨手段耳、彼悅而
我亦免於煩勞焉、此說別為一解、而有妙味、
蓋公已以金瓢為馬表、所自得於瓢者不淺矣、

新瓢偷酒

白水子齋太齋購新瓢、短頸大腹、狀貌古拙、大
容一升五合、時方仲春、帶而出遊、請余同伴、
俱向飛鳥邱、途見竹林、頗幽邃、二人踞其下
將對酌、酒已減二三合矣、余曰、此胡偷飲可

惡也。白水遽掩余口、佻聲曰、此癖、新瓢所不免、彼飽則將不復偷、姑為不知而可、余笑曰、惜乎、夫子之言、君子也、而帶奸雄籠絡之氣矣、白水亦大笑、白水之歸鄉也、以此瓢貽余、

酒罄而瓢重

丙申暮春、一日與諸友從成蹊翁、觀花于西荒井、各携一瓢、日暮酒罄、踉蹌上歸途、吉岡樂堂、裏直歎曰、吾之來、酒盈而瓢輕、吾之歸酒罄而瓢重、眾笑以為戲言也、天籟也、瓢乎

瓢乎、可無所自警哉、

瓢出駒

礫川仲街酒肆有柏屋、周壚頗舊、朱庵、菱湖海舟皆有題焉、水戶侯亦賜錢櫃、主人嘗携畫瓢一軸來、索予題曰、宜容酒、サケイレヨ句出駒、コマカスナ下句即用俚言也、俚言曰、瓢出駒、說者曰、是喻戲笑詼譎之餘、無端生口角鬭爭也、蓋俗語瓢、コ算冗談、コ國音相近、而瓢有輕輕之意、有無圭角之意、有歡飲之意、駒有奔騰齧蹄之意、合而言之、則有事出于意外之意也、

瓢讚

腹之便便、虛而寥廓、口之與頰、則緊而約、百器成形、人所斲削、唯爾為貌、神之斧鑿、申申女女、而又儼若、臥草廬兮、氣吞碧落、懸陋巷兮、跡徧雲壑、美祿不匱、天實錫爵、賢哉瓢也、不改其樂、

觀瓢會

吉備之後州、有海市、曰尾道、多釀戶、俗習貴瓢、爭致奇種、以相誇、嘗聞觀瓢會、會者百餘人、觀者萬數、瓢則碩者、矮者、肥者、瘠者、偃者、僂者、樓者、端坐者、危坐者、踞而偃蹇者、臥而欠伸者、亦嘗三千矣、市有一富翁、今逸其名、藏瓢最多、此日過午而不會、象怪遣人促之、三反猶不來、既而有四健奴、舁一大瓢、喘而入門、當階而撓之、撓之史記李斯傳云撓也一揖曰、非敢後也、未和所翁莞爾自甕腹出、一揖曰、非敢後也、

駕蘿遽具也、取甕置于堂、屹然山立、眈然虎視、牛瓢失色、萬象咸驚、翁晒曰、猶有一物也、探懷出函、使象階而傳觀、函大寸許、內又容函、其方半寸、啓則一物在焉、大不過豆

子、色若黃玉、熟視則亦瓢也、肌層堅硬、形骸完具、毛元盛蚊之涕、毛元蛇之溺、亦可盈矣、象更大驚、

瓢談終

狸話

其一

狸和尚

狸俗作狸

雷溪山人戲著

是歲庚戌

明三十四年

八月某夜

山人微醉出門

漫

步于柳坊、坊之側、賤買數十

焚燭席地

雜

陳竄壺贗鼻、鑄刀折錐、破障骨、敗鼓皮之屬

以待買者、中有一陶像、高三寸弱、為老狸被

緇而跣坐之狀、世所謂狸和尚者是也、山人嘗

見異之、問直、曰、八十錢、曰、廉也、然吾

囊唯五十錢耳、不知能讓焉乎否

曰、可、山

人喜、購而還、明且拂拭而撫玩、色澤老蒼、

西雷溪藏書

人喜、購而還、

明且拂拭而撫玩、

色澤老蒼、

囊唯五十錢耳、

不知能讓焉乎否

曰、可、山

見異之、

問直、

曰、八十錢、

曰、廉也、

然吾

緇而跣坐之狀、

世所謂狸和尚者是也、

山人嘗

意匠愈覺妙。其底刻二十之一。仁阿彌道八之
 九字。案芸窓雜載云。仁阿彌名光時。道八其
 通稱。文化中。開窻于京師五條阪。創製青華ソメツケ
 白磁。天保中。開別窻于桃山。所製之器。王
 公寶愛之。安政二年歿。仁阿彌。又能作捏像
 最妙於狸。嗟名工之作。果不可誣也。然山人
 醉眸亦或非可侮也。時方三伏。燠暑若燬。北
 窓之下。戲作狸語十五條。以驅睡魔。狸知尚
 在傍。默然不言。冷然不顧也。

其二 狸

古邱之阿。野廟之傍。有穴居者焉。名曰狸。
 或作猓。其大如狐。目邊白。鼻邊黑。毛暗灰
 色。雜以褐色長毛。其足踏獸掌其跡瓜瓜指頭
履名其尾蒙茸。夜門潛行。竊雞鴨。捕蟲鼠。
 食果實。短脚而行走不捷。攀樹則巧。其穴道
 夏下冬上。
 狸有兩種。圓頭者。曰貓狸。銳頭方口。曰虎
 狸。如漢三才圖會。又有八文字狸。其背有斑
 如八字。故云。
 又有九節狸。玉面狸。尾尾名半半名狃。海狸等之目

亦狸之類、然非我內地之產也。

其三 狸之族

狸之族、有三焉、曰貉ハシナ、曰獾アホリ、曰貓マニ、世俗曰

狸貉牝牡之名、又云、貉之極老者為貓、又云

貓一名獾、皆非也、蓋昔人嘗混視歐米諸國人

均以南蠻呼之、其於狸貉獾貓、亦如此也耳、

貉或作狛、銳頭尖鼻而黑目、其毛黃黑褐色、

深厚溫滑、可為裘、其次屈曲、其性好睡、晝

伏夜出、以求其食、日本紀推古三十五年、陸

奧有貉、化人以歌之、吾隣郡人、前數年獲

貉、大桶覆之、桶中有聲、為狸謠、抑揚舒疾

節族頗妙、但其詞不可解云、

貓或作緣、尖喙瘦頭、五指頗長、毛色淡黑而

雜褐、黑條一綫、豆首尾、聾而善睡、軀肥而

遲鈍、故又曰猪獾、其肉頗美、其皮讓獾、

獾或作猯、尖喙圓眼、短腳長爪、毛色黃黑、

瘦身而善走、故又曰狗獾、其皮可為裘領、

其四 狸與貓

狸一名野貓、貓一名家狸、又狸奴、故人或謂

貓狸本同類誤矣、唯取於其巧、捕鼠也已、

其五 狸肉及狐肉

本草綱目曰、狸肉治痔及鼠瘻、作羹臠、不過

三頓食一頓次甚妙、凡食狸、可去正脊、乙酉沿明

年、臘月、霜浦之民獲狸、田村氏羹之、招山、

人饗食焉、梳面浮珠、脆美媚口、田村氏曰、村

老云、野草未枯、狸肉有臭氣、不可食、今無

青草、故可食也、按本草綱目云、狸氣臭、

肉不可食、虎狸不臭、可食、本草之說似是、

當夜、山人酒間作詩弔狸曰、霜浦好山水、栖

來幾春秋、眠足落花窟、時遊明月洲、擊鼓

其腹、樂也優且悠、何心更貪餌、吾獲萬事休、

但幸侑吾酒、生死竟風流、

山人既食狸、越旬有五日、霜浦郡氏獲狐、馳

介請山人、曰、家釀方熟、昨獲射干、可以侑

一杯也、山人往焉、郡氏作羹勸醪、羹淡泊

殆無脂氣、不似其之嫵媚、讓狸之美、遠甚、

郡氏曰、狐有異臭、不可即食、燕湯先淪之、

地上敷紙、盛肉而覆盆、以過一夕、臭乃脫焉、

山人作詩弔之曰、爾化清臞僧、或為豐艷婦、

霜浦浦上途、魅得樵漁叟、揚、曰予知、陷阱

終受咎、其肉不足茹、其伎或可取、爾魂若有
 靈、彷彿能來否、僧乎倍吾茶、婦乎侍吾酒、
 其六 狸與狐
 世以狐狸并稱、蓋謂皆能魅人也、然狐也黠、
 狸也魯、狐也巧、狸也拙、鄙語曰、狸能七化
 狐能八化、豈其不然乎、且狐之所為、在陰險
 陷人、狸之所為、在詭譎戲人、故狐可憎可惡
 狸可笑可憫也、狐不獨陷人、又能賣其友、
 西郊之狐、訪東郊之狸、謂之曰、吾將以今暮
 演邾君就封之狀、子請為封民、在路左而觀、
 薄、若有瑕疵、幸叱正之、狸曰、諾、日已過
 晡、狸至郊外待之、須臾、邾君鹵簿、一行數
 十百人、唱道而來、公輿在中、長檣在前、大
 傘在後、有一民、趨而前曰、妙、衛士叱曰、
 野人無禮、盍跪路傍、民笑曰、伎倆愈妙、衛
 士復叱、民恚曰、若主吾友耳、爾輩焉得叱、衛
 士大怒、撞而倒、捍而縛之、民號泣曰、狐何
 苦我之甚也、衛士益怒、民遊斃于亂棍下、即
 彫然老狸矣、衛士皆大驚、蓋衛士自初未曾知
 民是狸也、狸至老竟不知邾君不是狐也、

薄、若有瑕疵、幸叱正之、狸曰、諾、日已過
 晡、狸至郊外待之、須臾、邾君鹵簿、一行數
 十百人、唱道而來、公輿在中、長檣在前、大
 傘在後、有一民、趨而前曰、妙、衛士叱曰、
 野人無禮、盍跪路傍、民笑曰、伎倆愈妙、衛
 士復叱、民恚曰、若主吾友耳、爾輩焉得叱、衛
 士大怒、撞而倒、捍而縛之、民號泣曰、狐何
 苦我之甚也、衛士益怒、民遊斃于亂棍下、即
 彫然老狸矣、衛士皆大驚、蓋衛士自初未曾知
 民是狸也、狸至老竟不知邾君不是狐也、

野廟之狸、訪城隅之狐、狐鄉食之、鯉之膾、蝦
 之熬、鮪之炙、鮒之炙、散核頗豐、狸曰、當
 此隆冬、尊厨何其富也、狐曰、唯其隆冬矣、
 所以易致之也、狸曰、敢問何術能致之、曰、
 深夜至濠上、背水蹲踞、投尾於濠、鱗族方苦
 凍、利於我尾蒙戎也、爭來竄入、頃刻一掉出
 尾、象鱗潑刺上地、是我術也、狸竊喜謂、狐
 之術獲之矣、我尾猶彼尾也、夜半辞去、途過
 濠上、寒甚、狸謂時乎其時乎、乃如狐所言、
 頃刻尾端覺重、掉尾曰、獲矣、尾不拔焉、顧

則為堅冰所封也、黎明有人、過壩見之曰、是
 好下物也、擒而還、狸以此夕遂入其鼎矣、

其七 狸罽

タヌキノキントロ ハケヤウジキ

世俗有狸罽容八席之語、而少知其說者也、寺
 島良安子云、狸入山家、就爐取煖、罽自膨張
 大於其身軀、蓋記世俗之強為其說者耳、不足
 取也、山人弱冠當聞之小木子、小木子曰、凡
 匠之製金薄キニハク或作薄、革包黃金、錘以張伸之、而其
 革用狸罽皮、則張伸尤妙、故金薄匠間、戲有
 此語、世俗誤以為狸罽之大如此、可笑已、狸

皮之可以為鞞、其狸毛之可以為筆、世皆知之、
獨至狸罽之用、知之者幾希矣、惡又知容八席
之說哉、小水子名淳、福井人、為陸軍技師、
有巧思、又博識、樹靖國神社銅華表及石表者
是也、今世則亡、

其八 狸月

狸能現出月影、蓋誇示其技倆也、余少時、水
府之卒某、淪落而來于村中、眇一目、善用棍
村人雇為夜間巡邏、以警盜竊、呼曰夜番、夜
番嘗見狸月于古刺背、竹林中、朦朧若春月初

昇、夜番笑曰、月乎月乎、勿瞞眇卒、出於晦
上于北者是何月、月輪應聲而墮地矣、

後十有餘年、余來東都寓于同人社、社中有上
毛人因部君、語余曰、吾少時、初夜與友過村
徑、忽見月之在林間、光影異常、入林諦視、
月懸栗樹枝錯出之間、瞳朧微動、試取礫擲之
月輪破碎、化一小獸、躍投下叢中、叢之遁窟
余於是知夜番所言之不妄也、

其九 狸鼓

世人云、狸能鼓其腹而為鼓聲、畫史亦往之作

其圖、宛然有太平樂民之風、其快可想也、幕
 府之時、マミナ麻布緇穴有士人學拍細腰鼓有焉、一
 夕拍鼓、前溪忽又有拍鼓者、我拍則彼亦拍焉、
 我輟則彼亦輟焉、高低舒疾、亦一如我也、士
 人怪之、第二夜復拍、彼亦拍焉、士人益怪之、
 第三夜、復拍、彼亦拍焉、擊之然、辭之然、
 相和相應、以過二更、過三更、士人勉強、拍
 至四更、彼鼓忽止、寂然不復應矣、且日士人
 往跡其所、古松樹下、有老狸斃、蓋彼業興、
 終夜亂擊其腹、斷腸而死也、士人憐之、故之

樹下、緇穴之稱起于此云、

其十 狸之伎

狸之性、迂拙而好事、粗卒而從事、雖曰黠、
 半出乎戲、故古今之狸所為、終不嗤於人者幾
 希、彼昔化客、訪董仲舒、博識洽辨已驚主人
 嗟亦可以已矣、而猶誇於豫知有雨、遂以露馬
 脚、可惜夫、彼昔在茂林寺、化黃金茶鐘、黃
 金美也、貴也、然茶鐘則不可不架于烈火、不
 此之慮、忍痛爛身、可愍夫、勝勝山之狸、天
 下狡狸也、而鼓杵於泥舟、溺而不反、可悲夫

西雷藏書

吾村之狸、能現月、可謂多能矣、而不審時與所也、麻湊之狸、靜夜拍鼓、可謂風流矣、而不慮斷其腸也、可笑夫、

其十一 狸為酒樽

西京淨功尼、來寓東京本所、本所古來有七怪其一為狸鼓、狸之多可知也、尼訪山人、山人曰、嚮有法運智運兩尼、屢來說本所之狸、君亦有所見乎、尼曰、有之、一夕自外歸、有一大酒樽而當道、吾欲左、樽則左轉、欲右、樽則右轉、以塞我路、舉屐踢之、樽生脚曳尾而

走云、山人笑曰、彼狸不為點心、而為酒樽、以欲魅尼姑、吁亦何心也、此謂不知其人也、他日有客、山人為說之、客大笑曰、是非狸之欲魅尼姑也、尼姑欲以酒樽魅山人也、如尼姑者、可謂能知其人矣、

其十二 狸為童子

總州柏原東面、亦與奈、寓于同人社、其在鄉也、嘗造隣家、日既落、燭未點、庭除之間、物色模糊、乍見一小獸之徘徊於邑、以為貓則大焉、以為犬則小焉、座中之友、低聲相語曰、

狸也。狸也。宿齋視其所為、庭上架筭、有畫間晒
巾而未收者、狸跳趨三四、取巾蒙之、人立而
步、以近雞埭、望之宛然八九歲童子矣、人皆
雖明知其狸、惑於其必非童子否、一人試取薪
投之、應手而倒、果狸也、即剝其皮、磨刀架
鍋、將以作羹、顧則失狸之所在、象遽跡之、
獲之于數十步外、撲而殪之、蓋嚮之死者佯也、
其十三 狸婦人
吉備之前州、邑久之郡、有古蘭若焉、曰大雄
山大賀島寺、左昔為淳田氏香花院、經營頗壯

宏、淳田氏亡、後式微而陵夷、迄明治中、
廢極矣、友人塩見戈山講王子傳、嘗寓于寺、
寺在古橋陰森中、住僧新築小精舍于旁近而移
焉、曹頰壁剝、白晝無人、唯聞山蟬嘒々而已、
戈山愛其幽寂而清涼、上堂而憩、曲肱而卧焉、
恍惚欲睡、乍聞廊上足々足音之聲、來自方丈
已而有人、入堂而立、乃一婦人蓬髮瘦軀而顏
色蒼白者耳、凝睛而視戈山、戈山起而端坐、
瞋眼而視之、婦人嫣然、出堂而去、戈山謂、
是寺有怪、所曾聞、彼婦殆是邪、試復曲肱而

西
雷
藏
書

卧、睡氣發、婦人再入、戈山再起坐、婦人復去、戈山意惡之欲去、而謂我今而去、則敗於彼也、自強而留、卧如故、婦人復入、戈山復起坐、婦人微哂、取一古鏡於懷、以照戈山、戈山窺之、映一大老狸、婦人與鏡、忽焉消滅、老狸獨留、盤走三四回、出堂而去、戈山亦出庭樹陰森、日影猶高、

其十四 狸訪媼

都下白山殿坊、竹樹荒涼、其一隅有幕府遺臣新見此之一邸耳、會津人前田某、與一媼、價

其門側隙宇而居焉、與余相識、既而有甲午之役、某應徵遽去、媼獨留、一夕有人、叩戶曰、左乎、迎之則某之友也、與媼相語、少焉而去、媼就寢、忽復有客、叩戶曰、在乎、媼誰何、客弗答、轉而叩後戶、媼誰何、弗復答、轉而叩東窓、曰在乎、叩西窓曰、在乎、媼竊謂是怪也、不復誰何、畏縮屏息、客去復返、其所叩不擇戶牖牆壁、唯曰在乎在乎、媼戰栗、終夕不交睫、次夜招其姪來宿、更深而客復來、所為如初、姪十九歲怯慙不能起、蒙衾而伏、

此夜小雪、明早檢屋外、獸跡旁午、
 狸也、走告於山人、山人往視、果狸跡也、
 凡狗貓之跡、為梅花狀、此則為槭葉狀、
 其為狸可知也、此夜山人試宿焉、使
 媪及姪先寢、獨坐以待、終宵不聞
 剝啄、山人笑辭去、間一日、媪來告曰、
 昨夜怪再至、次夜山人復往、怪竟不來也、
 爾後山人不復往、狸亦不復至云、

其十五 狸和尚叱山人
 山人作狸語、已十有餘條、殆將五日焉、
 狸和尚仲顧山人曰、大丈夫遭此盛運、
 當奮椽大

之筆作經國之文已矣、胡為朝飢夕渴、
 徒為此間文字而獨悅、山人對曰、蕩之天下、
 皆是君輩、是以敢爾、和尚冷笑而不復與言、

第十四 第十五 兩條
 明治四十有三年九月十三日畢、
 夜雨蕭瑟、蟲聲如咽、

其十六 狸化為三眼道人
 田舍翁夜歸、狸欲驚之、化為三眼道人、
 長三文、樹錫杖于地、屹然當道、
 翁提燈曳藜偃僕而來、穿過其股下而
 不曾驚也、狸悔曰、道人太巨大、
 不能使偃僕翁仰見也、乃更化為隻目

童子、長五六尺、以當道、翁猶不覺之而前來、
狸不勝伎癢、呼曰、翁盍不視吾、翁曰、誰乎、
舉燈仰見、雙眼如虎、紫電射狸、狸絕叫驚死、
蓋翁穿眼鏡、燈光映之而然也、真水舍主人云、

三女丈夫傳

西

式撰

余嘗て故老に天正時代に於ける我舊藩の物
語を聞きぬ、勇將猛卒の戦狀、忠臣烈奴の
行事など、まことに風雨を驚かし、鬼神を
泣かしむべきものあり、されども彼はなほ
男子なり、武士なり、武士の戦國の際に處
せるものは、當にしかあるべき所にして必
しも深く怖むには足らず、唯そか中に尤も
敬慕に堪へざるは、當時の婦人女子にして
其氣象の勇壯なる、其の行爲の卓偉なる千

古史上に美を怨ま、にせる、烈女勇婦に比
 しても、敢て遜色なきものあり、さるに惜
 むべきは、時草昧に属し地僻陋にありて文
 献足らず、世知る者稀なり、故に今先づ其
 尤なる者を左に録し世に示す、余加筆まこ
 とにつたなしといへども、事蹟は素より卓
 偉なり、豈に常に閨壺の叙裙を希むるに足
 るのみならず、七尺の影須眉にして優柔骨
 なく、懦弱血なきの徒を愧死せしむるに足
 らむ、

其一、馬場次郎左衛門の母、

天正中、相馬氏の家に馬場次郎左衛門といふ
 士ありけり、父は右馬之助春郷とて、ヤウ礪山大彈彈
 盛胤盛胤、サウセウ蒼霄義長門守の二公に事へ、忠勇拔群の士
 なりけるか、ある年亘理の城攻に、敵の為め
 に頭を斬られ長サ三四寸もあらん大傷を負ひ
 ぬ、時しも、夏のさなかにて、暑やくか如き、
 折なりければ、創口は乍チ腐爛し潰決し、痛
 のはげしきはおろか、膿血淋漓として、惡臭
 鼻を衝き、如何にすやき術もなく、監師も

西雷漢藏書

今は匙を投げぬ、時に次郎左衛門の母は三春
 侯田村氏の家臣赤石澤美濃の女にて、年十八
 にてこのころ嫁りせるばかりなりけるか、い
 かにもして命をたすけんものと、只一人晝夜
 の分ちなく、一刻の間も夫の枕邊を離れで口
 つから其臍を吮ひしほり創口を舐りつけける
 加、其間飲食いかで喉を下るべき、十四日経
 てのち始めて箸をとりけるとなり、かゝる者
 護の力にて右馬之助加傷は癒え其後數度の戦
 場に高名をあらはしけるか飯桶といふところ

雷漢曰く兄
 を次郎弟を
 太郎と呼べ
 るは字なり
 曾我十郎
 五郎の類な
 るか

の軍に詩死してけり、
 右馬之助二人の子ありけり、長は即ち次郎左
 衛門春方にして次は太郎右衛門春房と呼びけ
 り、母はかひかひしく二人の子を養育せしほ
 どに、光陰はいつしか立ちて、今は二人とも
 にひとかど立つべき武士とはなりぬ、この頃
 領内山上といふ所に住みける、荒九郎兵衛、
 同く藤四郎といふ兄弟の武士、庄司某が兄弟
 と四人心を合はせ敵なる伊達方へ内通して其
 兵を導き、我中村の城を襲取らんと企てける

西
雷
漢
書

か謀洩れて四人のもの領外へ出奔せり、兩公
 大に其所為を怒かれ、特に深く荒が兄弟を
 惡みて引地豊後といふに計を授けて之を刺さ
 んとはかられぬ。豊後命を受けて荒が迹を追
 ひしたひ遂に九郎兵衛を二本松領熊井にて討
 留めり。か藤四郎をば洩してけり、さて當時
 我領に最も近き伊達氏の城砦は金山の城にて
 其兵ども常に我境上を騷かせけるか近頃に至
 り其患一層はげしくなりぬ。此事何ゆゑと、
 忍を入れて探れば彼の荒藤四郎こそ、まさし

く此城に逃れ来て其てびきを為すものなれと
 知られたり、されば兩公の惡し又一層深くな
 りけれ、ある日竊に馬場兄弟を召して藤四郎
 を討て参れと仰せられぬ。兄弟は我れ〜とい
 も、敢て命を惜みて申上ることにあらざれど
 も御領内と違ひ、敵地にてなすわがなれば若
 年者の未熟より若し仁損じたらんときは、此
 上もなき御家の恥辱を來すやし、別にあらた
 めてもものなれたる者に仰付あらむことこそ願
 はしけれと辞めども是非〜たのみ入るとて

兄弟の年齢法
 本異説ありおと
 若者にて事に
 命を辞退し
 たるより推せば
 兄弟の十歳説原
 に近し故に之を
 取る是より兄
 の年齢を推
 すと二十歳前
 後なるべし

固く許されず、是に於きて兄弟は斯くまで仰
 ある上は事の成否は運にまかせ、御うけ仕了
 へしとて退去しけり、此時次郎左衛門は幾歳
 なりしか詳かならざれども、弟左郎右衛門は
 十八歳なりけり、
 是れより兄弟は金山に潜入り藤四郎が隙を伺
 へども、此は敵地なりまして藤四郎が居宅は
 城内なり、之を討たんと龍の領下に珠を採
 るのわやなれば、往復はや七回に及びしかど
 も、いつも手を空くして還りぬ、然るにあ

日、母は二人を膝下に抱き、寄せ顔色をかへて
 申しけるは、近頃二人よなよな家にあらざる
 のみか、是止常ならず見ゆ、すゐする所、悪
 友に誘はれ賭博に赴くか、さなくば追剽強盗
 を働くにたかふまじ、さあちんには武士の面
 目立たざるは愚か、父が生前の忠義を泡にし
 死後の位牌に泥をぬるなり、汝が父右馬之助
 どのは、戦場抜群の剛の者にて命にかはる
 程の痛手を負ひ給ふこと九ヶ度に及びければ
 も、かつて之にひるみ給ひしことなく、最後

西
雷
海
藏
書

飯櫃の敵敵に敵の丸丸に肩を貫かれしも願みずし
て敵のつはもの八人を斬り尚も屈せず斬ふ所
を又槍にて腰車こしりまを洞されて遂に命を落し結ひ
ぬ、汝は其子にてありなから、斯る鄙しき悪
行を働きて、恥つべくも思はざるは、そも如
何なる心なるかと言ひ畢りて數行の涙を落し
ぬ、次郎左衛門心におもへらく秘密重大の君
事、たとへ母なりとも漏すやきにあらざれば
今おで包み隠して置しもの、斯る疑念を懷
かせて、我兄弟もし敵の返撃中に果てたらん

には、殊る一人の母のなげきと恨はいかばか
りか深からむ、寧ろうちあけむこそよからめ
と、乃ち膝をすゝめて、聲をひそめ今までの
事の次第をつゝみ俤れば、かく疑ひ給へるも
さることなり、さりながら、まことはいしかい
かの事と語りも敢へず、母は驚く顔に忽ち笑
を合み誠にかゝる事にてありしよな、女心の
淡ましさに悪しく疑ひしは我ながら恥かし何
は免れある角もあれ有難きは館の御思召なる
哉、汝等の若年者にかゝる大事を頼み給へる

當時相馬に
て君公を呼ん
び館と曰ふ

西
雷
海
藏
書

は、畢竟忠義者右馬之助加子なれば必ず事に
堪ゆるならめと思ひ結ひるによるなるべし、
されば汝等の身に取、之にまさる仕合せの
なきものかほ父君にも草ばの蔭にて感涙に咽
びておほすならむ、斯る上は一日も早く事を
果たし館の御心をやすめ奉れよ、我心を一途
に定め、命を捨て、狙ひなば縦令敵は雲井に
翔けれ、地底に潜め、なほか討ち漏す事のあ
るべき、さりながら斯る大事には、日取は大
切のものなるぞ、いかに之を定めなむと言ひつ

つ、起ちて曆を取り來り暫ほしなかめて後兄
弟に向ひ此月の十六日こそ大吉日なれ、此日
に討入りなば志を果さんこと決して疑ひあ
らばからずと、すなはち此日を定めけり、懸て
其日に至りければ母は雞鳴より起き出で、
二人の子に仕度をいそかせ、けふ一日こそ愈
君事の成否、家名の榮辱の界なれや、ゆめゆ
め怠る事なかれ、若し仕損じたらん時は、兄
弟其場に腹かき、りて、再び還りて此母に面
を向くべからずと勵ませば、兄弟のもの、い

西書院藏書

さらばと、いとまを告げ勇み奮ひてそ立ち
 出でける、實に天正十三年の十一月十六日な
 りける、斯くて兄弟は急ぐ程に金山も近くな
 りければ、林の中にて日を暮らしつゝ、食事を
 つあむ、黄昏時に難なく城内に紛れ入り、
 物の小蔭に忍びて時をまつ、去れども十六夜
 の月影、隈なくさる渡れるのみか、城上の撃
 柝夜風に響きて、敵の用心いと厳しく見ゆれ
 は如何はせんとしほしためらひて居たるに、
 二更過おたらんと思ふおほ頃、天色俄に變り

て、黒雲月を吞む、兄弟は時こそ得たれと、
 小蔭を出でて、藤四郎が住家をもとむ、これ
 はおわてより聞き知れる上に因より小城の中
 のことなればたやすく捜しあてぬ、さて内の
 様子如何はやと、息を殺して後戸の隙より窺
 へば藤四郎は早や寝ねたるらし、されども妻
 と婢と覺しき者二人にて、猶爐を圍こまみ篋か焼や、
 て大鍋にて物を烹つゝ、物語してそありける、
 折しも奥の方にて藤四郎が聲はやあらむ、高
 く討手と叫ぶ、兄弟聞きて胸を冷すにひきか

へ、妻は笑ひてさてさて今夜は何にとて頻に
 寝言いひ給ふぞといふうち、藤四郎は復た午
 槍もてと叫ぶ、兄弟は再び胸を冷す、妻また
 午槍何し給ふぞと問へば、舊主より忍者を入
 れてといふ、兄弟愈胸を冷して猶よく聞けば
 吾を撃せらるるを夢みつるか、心持悪しければ
 用心せん為めなりと續け言ふ、妻之を打消し
 て笑ひつゝ、いひかひなや武士が夢を悪み給
 ふなといはと言ふうちに、藤四郎はまた眠り
 けん、其ま、語は止みぬ、かゝる程に夜もい

たくふけぬれば妻はいか^カ臥^カまんとして臥戸に入
 る、婢もさらばとて^{イロリ}爐火を埋め畢り、何事の
 ありけん、前なる兩戸を推しあけ、其まゝに
 して何^{イッ}くにか去りぬ、馬場兄弟は天の興へと
 直様そこより忍び入り、厨の方に米俵の積み
 てある後に匿るれば間もなく婢は還りきて戸
 を鎖してや加て寝おたり、暫くして燭滅にて
 軒の聲のみ頻りに起りければ兄弟は時こそよ
 けれど、^{イロリ}爐邊に探りより埋火を掃き起して残
 りある筈にともして炬に代へ扱足しつゝ、奥に

西
 書
 蔵
 書

入れは藤四郎はいたく寝入り、是に於きて
 二人は、兄は其頸、弟は其胸を斬るべしと、
 互に刀の先にて示し合せ、俄に喝して曰く逆
 賊醒めよと、藤四郎驚き衾ツマミをはね除け起きん
 とせしか、館の仰せと又呼ぶ聲諸共に体は三
 飯となりて血ケシホ汐を噴きぬ、妻も此ぬ物音に目
 をさおして起きけるに二人の男、刀の血を拭
 ひながら、汝か夫は累代の君恩に背きし逆臣な
 り、馬場次郎左衛門が兄弟、館の仰を羨はり
 て誅戮したるぞと、言ひすて、表へ飛出で城

の擗チキ半の柵越えて影は失せぬ、城中之を聞き、
 て駭か立ち癖者は相馬方なるぞ免イカすなと、口
 口に叫びながら南を指して追行く、此時馬場
 兄弟は南には逃れずして、折れて城より近き
 山中に馳入り、しばらく息をやすらへつゝ、
 様子をうかがひ居たりしに先きに頻に南を指
 して追行ける星の如き炬チカケの火影、程經て再び
 北に引還る、之を見て兄弟はしすましたりと
 甚道と引違に林の間より南に走り東雲シラネの垣邊
 に國境に達しけるか、是よりなほも足を早め

西
 書
 蔵
 書

て城下に入り、直ちに登城して馬場春方春房、
 君命を果して只今歸城せりと白せば兩公の喜
 び言はんかたなく直ちに召入れて厚く賞美せ
 らしめ、兄弟大に面目を施して退出し急おて我
 家に至れば母は早や門に待ちわび、二人の影
 を見るより首尾如何にと呼ぶ、仕遂けて恒と
 答ふ、母は仕遂けたりな仕遂けたりな、かく
 ありてこそ右馬之助どの、子なりとて小躍り
 しつゝ、迎へけるとな、
 雷濱武田くせ、十四将の高橋右馬之助加自親は酷
 は

田村大膳大夫
 清顯伊達輝
 宗之弟三正
 四年死、夫人於
 北宗國公、
 其女伊達
 政宗之室也

信房之を壽とし、一女を妻はす右馬之助より
 て馬場と改姓すとは是れ事實上甚だ疑ふべき
 の事なれ、取らば、後ち、世に傳ふる馬場此
 馬場信房も美濃守と稱し、而して右馬之助に
 偶に信房と通じたり、事のあり、代甲州にて武
 家、信房を、通じたり、事のあり、代甲州にて武
 た、説るを、生じ、

其二 藤崎治部の母

天正十七年五月、蒼霄公三春出陣の事ありて、國
 中の将卒悉く従ひ行きぬ、されば北境の守備
 人数減じて、牛薄なりければ、伊達方之を窺ひ
 知りつらん、此月の十八日、東雲の頃より、政宗

宗之母、
胤壽男也。

は亘理元庵父子を先陣として其勢凡そ五千
人、駒ヶ峯の寨に押寄せたり、駒ヶ峯の成將
は藤崎治郎部之長とて今年二十四歳なる加、手
勢の兵百人に過おず、其上に銃器も備はらざ
りけり、此頃彈正大弼盛胤公は中村の城に在
しておはしけるが此報せ聞かれ、駒ヶ峯の士
卒見殺にせられずとて直に馳付け給ひけるが
敵の大軍はや寨を十重廿重に取り圍みて駒ヶ
峯の野邊山邊兵にあらずといふことなし、さ
れども如何にもして寨に通せんものと在公直

先に衆出して僅か三百騎の小勢にて一文字に
敵陣を衝かれぬ、寨の兵一百人も多くは治部
が年齢と前後せる血氣の若者なりければ、之
と齊しく斫て出で喚き叫びて戦けり、然るに
支壘の押へとして同じく植籠れる村松薩摩と
いふ人如何にせしか一人出て戦ふ氣色なかり
ければ、人々言ひけるやう敵のかく俄に押寄
せしは味方に異心のものありて通じ知らせし
と覺えたり、これにつきて村松氏加今日のそ
ぶりこそ訝しけれと各々薩摩が馬前に馳せ寄

りて口々に問ひ詰むれば薩摩はいかてさる事
 のあるべき、かくまで疑ひ給ふならはとて餘
 儀もなげに馬乗り出せしか乍ら敵^の槍の下
 に斃されけり、此時成將藤崎の母は五十餘の
 婦人にて寮の内に居たりけるが薩摩の妻も因
 づく居たりき、薩摩の妻は夫の討死と聞くよ
 り其婢^のもとと伏轉ひ聲を限りに泣叫ぶ、藤崎
 の母は次室^{つやま}にてこれを聞き嘆き合たれて共に
 袖を沾らしけるかやかて涙をかくししづしづ
 と襖押開け出で來り薩摩が妻に向ひて妻も今

吾子の討死聞かんには如何なる心地かせまし
 薩摩殿の憐なる最期につきて御身の嘆き誠^の
 推し侍るなり、さりながら戰場に尸をさらす
 は武士のならひ男兒の常なるからは、是れか
 母たり妻たる者の預て覺悟なくてやは叶ふべ
 き、さるに御身の哭きかくまでなるは外見い
 かにと存じ侍る、甚上かゝる折に此の聲の外
 に漏れたらんには味方は之に氣を落し敵は愈
 勢を得ん、こゝに少しく心をとめ候へかしと
 いへば、薩摩の妻は聞きも敢へず身を起こし

涙を拭いて、仰せ御尤に承りぬ。餘りのなり
 きに我を忘れてかゝるふるまひに及びしこと
 吾ながら恥かし、ゆるし給へと言ひて傍なる
 婢女をも制し止めて其身は容を改め端坐して
 再び一滴の涙をも墜さざりけり、當時このさ
 まを見し人後にて藤崎氏の老母は因より言ふ
 に及ばざれども村お氏の妻も流石は武士の婦
 に愧かしからずと評しあひけりとなり、異國
 婦人の氣象まことに想ひやられて潔いさやよし、
 去程に寨の外なる老公は二度まで敵を衝かれ

しかども二三百騎の寡隊いかでか雲屯霧集の
 圍を解くべきやむなく隊を收めて寨の南にあ
 たれる丘に陣すゑて敵と睨みて扱へられや、
 然るに敵はいよいよ寨に銃器の備あらざるを
 覺りければ、今は何の恐れ憚ることやあらむ
 蟻垤にひとしき此寨いかに一蹶けりに蹶り崩せ踏み
 潰せと先陣後陣一齊に喊こゑを合せて競ひかゝる
 味方は僅に一百人こゝこそ一生の大事なりと
 血眼になりて人方に軀け廻り柵攀つる者をは
 撞て除け墮躰ゆる者をば斬て落とす、殊に大

西書院藏書

手の方は敵柵戸を打破りて入らんとす此も
 破れければ鋤持ち來りて門の柱の礎掘りて倒
 さんと企つるを味方はさはさせいと柵の隙よ
 り槍にて突く、突けば數れ數るれば代り、代
 れば又突きて殺す、死戦慘烈呼ぶ聲山河を震
 動す、此時藤崎の母はスハ一寨の運命はこゝ
 に極りたり、内の婦は寡一人にても事足るべ
 し、男は誰にても悉く表に出で、味方を助け
 よと呼ばれば、水汲炊男に至るまで各獲物を
 提りて表の味方に馳せ加はる、斯くして藤崎

の母は思の衣に手纏をあやとり思の絹にて頭
 を裹み、大太刀佩きて唯一人此所彼所と見廻
 りけるに前庭の垣根に馬繫おて廊下に倒れ臥
 す武士あり、母は聲掛けてそこにおはすは誰
 に侍ると問へば若しけなる聲して羽根田主膳
 國氏とことふ、藤崎の母は羽根田氏よな日頃
 にも似す今日は何とて敵を恐れ給ふぞと言ひ
 つ、走り、主膳は全身血汐に染み手もて片股
 をおさへながら、今朝より敵の三四騎を擧げ
 留め候身のいかで恐れ引き候へき、唯奈何

西書院藏書

にせん斯る深手を負ひ痛甚しくて鞍坪に堪へ
得ずれば暫ばし來りて休らひしまでなり、や
かて再び馳出でん程にしほらくゆるされよと
いふ、藤崎か母はこはいひかひなき事を承る
ものかな、今にも此寨の陥りたらむには五体
を併せて失ふべきに、片股の傷を顧みるいと
まありや、あれ見給へ、彼所の邸の御馬印は
まさしく老公の御出陣と覺えたり、六十路を
踏え給ふ、御身僅の勢にて雲霞の如き大敵を
配し給ふこと此寨の者を捨て殺にするに忍び

すとの御義心に出たるならむ、さるを壯年の
君達かばかりの傷に氣後れして辰給ふ時なら
んや、行のれ難くば此老漢の肩にかゝりて行
き候へ、千兵萬馬の中なりとも扶け参らすべ
し、いや來給へと主膳の片腕とりて己か肩に
引きかけむとすれば、主膳は大喝一聲それ
や及ぶべきと言ひ様身を起して馬藪糸を解く
より早く飛棄りて表の方に馳行すしが再び大
太刀振鬨して斫りめぐる、其餘の味方も之に
劣らじと奮闘しければ、さしもの大敵攻めあ

西書院藏書

西書院藏書

〇〇尸を遺して各己加陣所へ引還る。是れよ
 り敵は再び寨に近寄らず、鐵砲にてお掛るの
 みなりしも味方は却て之に應ずべき策なく困
 り果てたるに敵方併に鐵砲を止めたり、如何
 なる故と訝る折しも亘理の陣より武者二騎寨
 の柵戸際まで馬乗寄せ、某どもは亘理家の使
 者なり、寨の内に物申さん間赤桐子の指物さ
 、北條御方取次ぎ候へと呼ば、る、赤桐子の
 指物は即ち羽根田主膳なり、主膳は何事なる
 やと出合たるに使者はさればこそ候各方物大

敵を事ともせず今朝よりの奮戦伊達殿始吾々
 主人まで向の山より誠に見覺しく御覽せられ
 ことに伊達殿には斯る勇士を徒に討死せしめ
 んこと敵ながら惜し、若し各々に放て寨をさ
 へ渡されなば政宗決して追討など致されず、
 やすやすと引上げられよとの事なり、此旨守
 将へ取次候へといふ、主膳は入りて斯くと藤
 崎に報らせ直ちにまた出で來りて對へけるは、
 伊達殿の仰せ辱く存せ此とも敵將の命にて進
 退はるごとく今其ためしを存せお、寨は吾々

巨理重宗室
号真如院子
孫何遠守
藝是也

討死したる後に御膳牛に取り給はるべしと
申上らる水よといひけるに使者は其ま、馳還
りぬ、政宗は返答きかれて尤もの申條なり、
然らばとて更に其使を老公の陣まで遣はして
懇に其意を陳べられ、巨理よりも内意を以て
某に任せ給はれ悪しくは計はずと申おくられ
ければ、巨理は元慶の嫡子の老公は巨理殿に任す
べしとて一書の證を使者に授けられぬ、され
ば使者は再び寨に來り云云のよし申入れける
に藤崎始め味方の多くはたとへ老公の仰せな

りとも敵に寨を渡すとはと聞入る、氣色も乍
かりけるか、其内の年寄等は各の申さる、こ
と館御在國の時には尤もなれども今は然る
べからず、今吾々とも討死せば敵は全軍にて
直に老公の御陣へ押懸らむ、さあらば御身の
上如何あるべき、又中村の城守は如何あるべ
き、其上此寨は御本領外には本は敵方のもの
なりしなれば一時かへすといふまでなり、こ
こ分別して忍び給へと舌爛かして説き諫めし
かば、衆人始めて納得して使者に向ひて吾々

は老公の命にて己を得ず立退くやし、しから
 は御使者の内御一人境目まで人質になり給は
 れとて其一人を中に取籠めて槍にて前後を護
 り隊伍肅々として繰出せば、敵は左右に分れ
 て路を開きぬ、此時味方は既に百人の數も關
 けたるを政宗は路上に馬を立て、之を觀られ
 豫て小勢とは思ひしもの、斯くまでとは知ら
 ざりけりと語を漏されしとかや、此時藤崎の
 老母もさきの出立のま、諸士とともに老公の
 殿として引上げ、るとなり、

久長悔不殉城死於坂本之役

